

民间

Among the people

俗世情怀

民间气度

2013
创刊号





COPYRIGHT

Sponsored by 主办单位：

Sanshui folk literature and Art Association 三水区民间文艺家协会

Editor in Chief 总编辑：

Huangmin 黄 敏

Managing 主 编：（按姓氏笔画排列）

Cenxiaoxian Liangderong Zhiweisen 岑孝贤 梁德荣 植伟森

Executive Editor 执行主编：

Maihai 麦 海

Editors 责任编辑：（按姓氏笔画排列）

Wantao Maguohui Kuangminheng 万 涛 马国辉 邝敏亨

Heenhong Xiaozehua 何恩鸿 肖泽华

Chenyanlian Chenguoxi Huyingji 陈艳莲 陈国晞 胡应基

准印证：佛（三）内准字 2013 第 5 号

民间 Email: ssmjbjb@126.com

01 发刊词 Foreword

游历乡土 Local tour

- 02 情系三江（陆探芳）
- 09 南门街向北（水流花开）
- 12 回归电影院（潘慧慈）
- 13 “涡”之随想（曾佑平）
- 14 丫蝉喊（一朵独木）

世事传说 Folk legend

- 16 荷花世界的故事与传说
- 17 千里寄莲的故事（梁德荣 搜集整理）
- 18 荷花世界诞生的传说（肖泽华 搜集整理）
- 19 荷花世界“老婆田”（蔡艺武 搜集整理）
- 20 荷花仙子的传说（谭宏 搜集整理）
- 21 荷花世界“情人路”（曾佑平 搜集整理）
- 22 荷花世界的龙眼树（邹振辉 搜集整理）
- 23 红头巾花（陈均贤 搜集整理）
- 24 嫁妆屋与嫁妆塘（张礼德 搜集整理）
- 25 我的初恋故事（肖泽华）
- 27 这些年，我们遗失的爱情（小言）
- 30 智勇擒毒魔（文心 李欢）

天下民风 Folk custom

- 32 古时婚礼上的“大衿姐”（邓一笑）
- 49 蛋家人（彤子）
- 51 父亲古稀学农桑（肖泽华）
- 53 热热闹闹过村节（程少颜）
- 55 土家摔碗酒（谢业祥）

小城食事 City delicacy

- 57 秋风起 晒腊味 (张伟泉)
59 三水的冬瓜盅 (蔡玉燕)
60 舌尖上的三水美食 (梁德荣)
64 文锋西那道下午茶 (何恩鸿)

人物札记 Figure notes

- 67 岑寂秋：艺术世界里的传奇人生 (刘一念)
71 情系岭南百姓家
——记三水区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陆探芳 (梁德荣)
73 刘爱莲：莲的风尚、莲的品格
——记南岸村刘爱莲 (岑孝贤)
75 谢孔云：叱咤商海的第二代实业家 (植伟森)

中间插页 Centerfold

摇呀摇，摇上彩虹桥 (周桦 / 摄影 桦戈 潘慧慈 / 文)
龙的传人——三水龙舟制作 (刘小侠 / 摄影)
书法组合写出盛唐气象 (黄敏 / 文 陈国晞 / 图)
水上婚礼 且行且浪漫 (麦海 / 摄影 周桦 / 油画 曾艳珠 / 文)
上塘竹编 (宾水林 / 文 丁铨 / 图)

封面摄影：刘小侠

封底摄影：卢志绵 诗：梁德荣

发刊词

Foreword

民间，是一种情怀。

我们试图用文本还原草根大众的生活，那些原汁原味的片段，是你我一起见证的历史情节。记下来，让它们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

民间，是一种立场。

我们试图用影像表达凡夫俗子的心声，他们的喜怒哀乐，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滚滚洪流。拍下来，让这个时空留住属于你我的烙印。

民间，还是一种理想。

我们希望用这本微薄的刊物，完成一幅真诚的拼图，为关注民间的人们寻回人生最初的梦想：用那些活生生的细枝末节，拼凑出我们活在当下、活得更好的愿望。

Among the people。民间，就在人们中间。

黄 敏



情系三江

陆探芳

羚羊峡口，开阔、坦荡，珠江三角洲由此开始。西江水以每秒万计的流量，奔腾了两千多公里，穿越了狭窄、险峻的羚羊峡，来到此地，应该是平缓、温驯了，可是折向南流以后仅数公里，又给马口峡拦住，无奈只好向左沿着炮岗、昆都山、挂榜岭一线，开出一条东西走向名叫思贤濠的通道。通道来到昆都山下，离西江主流才 1.5 公里处，与南来的北江及其最后一条支流绥江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亮丽的景区——三江汇流。

景区三江汇流，应包括汇流处、洲渚、三岸、思贤濠、昆都山等的一个宽阔的范围。

世界上许多三角洲都是渺茫无际、一马平川的开阔地，珠江三角洲却是星星点点的小山岗散落其间，无数的小平原在她们的裙下相连，无数的小河汉在她们的脚下穿越。这样多姿多彩的地形地貌，作为珠江三角洲洲头的三江汇流景区，已经得到充分的体现。我想，只有地形地貌的多姿多彩，才能幻化出各种各样美妙的景观，才能引起人们的多思与遐想。

如果有人问：应该怎样观赏这三江汇流景区？我

会回答：既可以山上看山，也可以水上看山；既可以山上看水，也可以水上看水。

二

让我们先看山吧。

历史上的昆都山是三水的第一名山。昆都山海拔虽然只有 52 米，但如刘禹锡在《陋室铭》中说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她出名，不仅因为南宋开禧与嘉定年间有一位叫“葛仙”的道士在这一带活动过，不仅因为当你闲立崖头纵目天地把蓝天白云、把青山绿水尽揽怀中，其时确实实有飘飘欲仙之感，她的出名，更是因为与地缘有关，与历史有关，与名人有关，与景物有关……

昆都山扼三江要津，北指清远、韶关，西锁肇庆、梧州、南宁、柳州，东连广州、东莞、深圳、香港，南达江门、中山、珠海、澳门，为历代兵家必争之要地。早于隋唐，即驻兵把守，后历朝历代，无不如此。翻开史册，可读蔡廷锴等名将挥兵至此的回忆录；实地观察，还可仿佛看到抗日战争的烽烟——时至今日，前面炮岗仍留有日军的军事设施，1939 年清明节那天，就在这里爆发了华南自沦陷以来最大最惨烈的一场战斗——从这点来说，这地方又是一个历史战场。

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有商业头脑者注目的所在。中法战争后，英国人对昆都山下的江根村就虎视眈眈，在中英缅甸条约中把这条村列入开放口岸，江根村进入了国际视野。

昆都山是三水的发祥地。三水为何叫“三水”？人们只晓得三江汇流之故，却不晓得第一个取名“三水”的地方竟在昆都山上。是唐朝时候了，政府军在这里设立“三水司”，以后三水建立县治，就用上这样一个颇有特色的名字。

三水司的建立，直到今天仍然有迹可寻：山顶挖得像战壕一样的坑道，是一种军事设施，古时候称为“堠”。现在，如果你登上昆都山顶，这“堠”就显露在你的脚下，使你见识一下古人是怎样准备打仗的。

最能让昆都山扬名的，是有过名人在这里活动。

名人带出名地，古往今来莫不如此。兰亭本来是一座小筑，因为与王羲之有关，便名满天下。昆都山出名，却与历史名人何维柏有着紧密的联系。

何维柏，跨越了明朝嘉靖、隆庆、万历三个朝代的重臣。许多人都知道明朝有个叫严嵩的大奸臣，也知道清官海瑞十奏严嵩的故事，却不知道首奏严嵩者竟是何维柏。嘉靖24年，何维柏出任福建巡按，目睹了沿海一带常受倭寇骚扰，深感不安。在此情况下，理应加强防务，以抵御外侮。可要钱没钱，要物无物。原来，库房的钱物都给严嵩勾结其子严世蕃、义子赵文华私吞去了。而此时的严嵩却又位高权重，担任首辅一职，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虽专横跋扈，仍深得世宗皇帝的宠爱，谁吃了豹子胆敢说他们一句不是？然而，有如横空出世，好一个何维柏把胸一挺，振臂一呼，站出来了，他决心扳倒严嵩，冒死上告条陈，写下《上献愚忠、陈时务，以便采择，以保治安疏》，直指严嵩“自秉政以来，借宠以怀奸，滥权而树党”，要求皇帝“将嵩亟赐罢殛”。

告严嵩，此举必死无疑，何维柏却甘冒一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众亲朋相劝，何维柏坚定不移。传说连动物也来“劝阻”了——在他写奏本时，有百只乌鸦聚集于窗外鼓噪。何维柏不受干扰，奋笔疾书，乌鸦竟飞进来倒他的墨，啄他的笔，何维柏大义凛然，发誓说：“柏志已定，纵啄吾目，当亦不止！”鸦群似有所悟，恋恋不舍，哀鸣而去。

不出所料，皇帝读过奏本，怒不可遏，下诏把何维柏押解上京问罪。

此事一经传出，引起全城轰动，

做官外，学术上也颇有成就，著有《格物语录》、《慎独语录》、《易学》、《义理经辨》、《太极图解》、《天山存稿》等典籍及诗词一大批，是明代理学家中很有影响的一位。何维柏一生眷恋昆都山：在此结庐读书，为她写下极具赞美的诗篇，北上复出时又由此始发，死后更葬于她背后不远的罗盘岗。何维柏为什么对昆都山这样热爱？因为，这里的山和水，这里的草和木，育成了他的才华，造就了他的人格。在《昆都耸翠》一诗的末尾，露出了他的心迹：“他年纪胜迹，兹山讵能忘”。

因为有何维柏结庐苦读的缘故，明清两代数百年间，不少骚人墨客和大小官员曾到此寻觅先贤遗踪，写下了不少壮丽诗句，昆都山于是成了名山。岂止于此，还因为“昆”，可解作“老大哥”，“都”，含有“美盛”之意，“昆都”，便是“漂亮的老大哥”，而“昆都山”则成了“广土万余里”中第一美的山了。

昆都山美，美在她的葱茏，美在她的临江悬崖，美在悬崖旁边的五显古庙，美在古庙前气势不凡的看台，美在看台一侧几株苍劲的古树，美在从古树脚下一直延伸开去的规整的江堤……

有必要特别提一下五显古庙。

五显古庙一排三座，中座前立一个宽阔的四角亭廊，整个建筑群承托在高台之上，既别致又气势不凡。古庙始建于何时已无从稽考，只晓得清朝道光年间重建。

五显，又叫“五圣”、“五通”，安奉的是兄弟五人。唐朝末年已有香火供奉，宋代由侯加封为王，因封号第一个字为“显”，故神人被称为“五显公”，立庙就为“五显庙”。至于古人为什么

数以万计官民拦道痛哭，有人作歌唱道：“三水风，参天柏……今日去，民心恻！报答无由控诉天，但愿天心眷忠益。”何维柏面对此情此景也为之动容，他谢过众人后，高声说道：“今日之事，是余虑定而后发，生何哭为！”传说此时飞来无数绿头苍蝇把囚车围住，作阻挡行程之势。

何维柏被解到京后，即下锦衣狱，遭严嵩严刑拷打，并准备处以死刑。后来，由于皇帝了解到他在押解途中的情况，感到民心不可侮，便改为杖打惩罚，削职为民。那一年，何维柏才35岁。

何维柏罢官后，回到广州南郊，办起了“天山草堂”，教书育人，历经20载，培养了大批名士。

嘉靖皇帝死后，隆庆、万历相继上台，大家都感到何维柏是位清官、好官，于是让他官复原职，并一升再升，最后升至南京礼部尚书。可惜年老体弱，只好辞官，回乡渡晚，至77岁寿终正寝。死后御葬御祭，极尽哀荣。

这就是重臣何维柏，名人何维柏！

至此，我们不禁要问：何维柏跟昆都山有什么关系？

原来，何维柏是现今南海丹灶沙滘村人，小时候在西樵山读书。16岁那年，在有意无意之间，寻得山水相连、可通达四海、能博望九州而又风光无限的昆都胜地。他一见钟情，一下子忘乎所以，连横石、白云、西樵、罗浮等名山都丢下不顾了，激情地写道：“广土万余里，惟兹奠中央！”总觉得若于此苦读必成大器，便与一位叫兰坡的老人在山的南坡结庐相守，潜心研究理学。后来，的确学有所成，21岁中举，再过4年考了进士，成为朝廷命官。他除

在此立“五显庙”，笔者无心根究。但有一点值得回味，那就是庙中四副对联其中的两副：

面肆水之长源，思波浩瀚；
蟠昆山之高岸，德耀昭光。

坐镇傍山，帝泽长依海国；
门迎横岭，神恩永荫昆都。

环顾四周，放目遐迩，低头玩味对联文字，不失为一种美的享受。

但看昆都山的美，最好是在风平浪静之际，坐上一叶扁舟，来到三江汇流处，仰起头来个“水上看山”了。此刻，是烟雨蒙蒙固然好，若朗朗秋光则更妙，要是属于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月牙儿在西天悬挂，半山中的五显神庙影影绰绰，偶尔还露出几点烛光，天上的稀星与江上的渔火相映照，桨声划破了江面的沉寂，吓飞了树丛里的几只惊鸦……那时节，你会联想起“白帝城头月向西”的古句，从而更享受到人世间最静谧、最舒心的一幕。

水上看山山更美哟！

三

水上看山山更美，而水呢？水最好是山上看了。山上看水，其实是高处看水。

高处看水，中国文人的一大发明：为看滇池，昆明建起了大观楼；为看长江，武汉建起了黄鹤楼；为看洞庭，岳阳建起了岳阳楼；为看赣江，南昌建起了滕王阁。

为看三江之汇，清朝道光四年一月也建起了三十六江楼。

何谓三十六江楼？原来，三江之

汇，可说是西、北、绥三江之汇；而绥江是北江最后的一条支流，故也可说是两江之汇；先人眼中，北江有九大支流，西江有二十七大支流，合起来是三十六大支流，三江之汇其实是三十六江之汇，登楼看三十六江之汇，这楼便是三十六江楼。登斯楼，不仅看到三十六江之汇，还可看到三十六江之流，甚至还可以隐约看到三十六江之源——一个博大的胸怀是由此类活动历练出来的啊！

“滔滔三十六江流，齐到行台古渡头”，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大学者、时任两广总督的阮元写的名句。行台，如今文塔南面的临江处，三十六江楼正屹立于此。行台古渡，由行台附近至昆都山东北面的牌坊脚下，自古以来称为“三圣堂”的地方。

写至此，我想来一段历史小插曲。

阮元这位封疆大吏历来重视教育，在两广总督任内，于广州越秀山办起了学海堂。一年，学海堂举办诗词大赛，获得第一名的竟是三水西南沙头村名士梁光槐写的《三十六江楼歌》。《三十六江楼歌》确是写出了三江汇流之美，写出了三江汇流的气势，获得第一名乃实至名归。下面我们选录几句供大家欣赏：

飞流远控大江阔，俯视万里皆晶明。

狂澜百道倒挽转，不使海势东南倾。

烟痕雾意大作势，汀树忽卷鸣江风。

一波未平千波起，气吞西来三百八十峰。

须臾雨过湿云飞，落鹭啼鸦点点低。

横空净扫苍天碧，纤月忽堕红澜西。

“落鹭啼鸦点点低”、“纤月忽堕红澜西”，这是多么美丽的景色啊！

可惜，三十六江楼早已灰飞烟灭，

“八面窗开四面波”的景象已不复存在。

然而，三江之汇依旧如昔，而且，我觉得，对三江之汇，昆都山比三十六江楼还要直面，看起来还要真切，无论你站在山顶崖头抑或五显庙前的看台之上，三十六江流会一齐向你眼底奔来，向你脚下奔来，向你胸中奔来。这是观水的最佳位置了。

到昆都山观水去！我们和古人一样，观水的态——水的动态和静态。

先观它的动态吧。

盛夏，当你连续几个晚上看到西北天不断闪着电光，你便晓得暴洪就要来了。民谚说，“柴起泡止”，又说，“北三西七”。“柴起”，江水浮着山柴而来，是暴洪初涨的阶段，“泡止”，江水浮的是水泡，预示着暴洪即将结束。“北三西七”，说的是北江暴洪三天赶到，或一涨三天；西江暴洪七天赶到，或一涨七天。西江暴洪滚滚东来，北江暴洪滚滚南来，疾流奔突，浪涛咆哮，水花飞溅，漩涡嘶鸣，浮物碰撞，舟楫搏击，摧枯拉朽之势，把你看得惊心动魄、目瞪口呆。此时，昆都山对面被双江夹住的瑞灶围，像一个浮在水面的脸盆，巨浪在牵动着它，使它不停地荡来荡去，此情此景，

“千钧一发”这个成语的深刻含义你该领会够了吧？而不可思议的是，一根头发吊着三万斤重物却不断落那样一个奇迹竟留在数不尽的历史扉页上，那奇迹是谁创造出来的呢？是三水的干部群众，是惯于抗击洪峰的英雄们！

如果两江暴洪不是同时来到，另一种景观就会出现：就在炮岗与瑞灶围之间，即思贤濠狭窄的入口处，立时形成了巨大的落差，要么北江水倒

进西江，要么西江水倒进北江，那极具动感的景象，似群狮齐吼，如万马奔腾。当年官府为此在岸边特立了一块巨碑，上刻“江心险处”四个大字，警告过往船只，当要倍加小心。千百年来，就在这思贤滘口，不知挡住了多少“倍加小心”者的脚步，也不知呼出了多少冒死前进者的豪气。当然，结果总是逢凶化吉者有之，身葬鱼腹者亦不乏其例——如果把此与人生旅途作一联想，该又是“水文化”在起作用了。

再看它的静态吧。

当我踟躅在五显庙旁的古树下，总会油然而生起思古之幽情：我仿佛看到五百年前，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就在眼前河畔，一艘夜泊的篷船，上面有一位布衣老人，他的名字叫陈献章，是明代理学的开宗大儒。当下，只见他坐在船头，凝望着悠悠江水轻轻叹息，江水泛起片片涟漪，放出幽微的浮光。浮光掠过他的眼睛，眼睛挂着两点珠泪。他在想什么？在哀伤什么？原来，他在思贤，思念他的高足陈冕。陈冕是白坭人，大儒专程来探访他，可船到此处，方知这位贤人已在无言中西去了，留下的是眼前模糊的山、模糊的水和传递不出一片情意。大儒懊悔自己为什么不早一点来，早一点抛出这根友谊的红绳把贤人系住不让他西去。现在，只能是苦苦地思贤、思贤，充其量也只能是把这情景留下，为这西北江相通的水道起上一个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名字——思贤滘了。

凭我的历史经验，直觉的静态最好是选择在深秋朗日下与三五知己到万金沙岛下广漠的沙滩上来。你们最好光着脚板、卷起裤管，踏着富于弹性的沙

滩往水边走去，把玉步轻移到水里，直往江心处淌！不用害怕，即使离岸一百几十米，水的微波也不过在你的膝盖上下轻抚，让你感到清冽、透凉、畅快。随便弯下腰来捡那黄沙大蚬吧，江水清澈如镜，大蚬俯拾皆是。捡够了，就在万金沙岛下生火野炊，吃上一顿美滋滋的河鲜。

历来，人们就是喜欢看水的态，其实，水的情更加耐看呢。

如果把当年的三十六江楼重建于昆都山上，把它办成水文化博物馆，让人们在楼外扶着栏杆看水的态，到里面领略以声光电化，以照片、雕塑、绘画等手段表现的水的情，该是多么惬意的事啊！

水，H₂O，一种十分普通而又单纯的化合物，然而，如果你细心去观察它、深入去了解它，你就会从中得到许多教益；如果你能够掌握它、利用它，则会令全世界生机无限，令全人类获福无穷。

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老子就对这H₂O产生了兴趣，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坚强者莫之能胜。”若果你生来如水般的柔弱，你千万别瞧不起自己，因为你可以使“坚强者莫之能胜”，在一定的条件下，你连万物都可以摧毁，连万物都可以吞噬；如果你是一个强者，可别恃强凌弱，因为老子还有“柔弱胜刚强”的话呢。

曾问礼于老子的孔子也有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名言，这话也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

这都是远去了的关于水的古训。水确实确实充满哲理，随随便便都可以给你启示。就拿眼前的三江汇流来看吧，由于西江水浊，呈黄色，北江水清，呈

绿色，汇流前后就有这样的奇观：原先是黄绿分流，然后是黄绿并流，最后是黄绿混流，最最后是黄绿同流。到黄绿同流时，已分不出哪是西江水、哪是北江水、哪是绥江水了。看过这种景象，我不晓得别人会想什么，我却在想：莽莽苍生中的每一个人，在人生的旅途上，不管你显黄也好，显绿也好，大红大紫也好，灰暗淡白也好，总有一天都要走到一块，甚至要融为一体，分不出你、我、他。既如此，你、我、他之间，何必事事斤斤计较、两两计较、钱钱计较呢？又何必因为各自走过不同的路而耿耿于怀、长负不释呢？

仅人文内涵的“水文化”，内容已经极其丰富，如果“举一”可以“反三”的话，上面已举了“三”，足可以“反九”了。

科技内涵的“水文化”更是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

有两种现象不妨思考一下：第一，世界上许多民族文明发展的重心为什么都是从高原到谷地，从谷地到平原，从平原到河岸，从河岸到河口，从河口到海边？第二，从总的来说，人类原先是怕水、恨水、避水，现代世界的主流却变为爱水、恋水、惜水，这又是为什么？

了解水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了解水与生命的关系、与民生的关系、与气象的关系、与农业的关系、与环保的关系、与生物的关系、与非生物的关系、与高科技的关系甚至与财富发展的关系……水文化博物馆脱掉最柔弱的那位主角的所有穿戴，让她一丝不挂，展示在人们面前，以达到非比寻常的科普教育的目的。说不定会有那么一天：把 H_2O 的 H 分解出来，用碳纳米容器把它储存起来成为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主要能源，叫石油煤炭产品进历史博物馆去。

每年约有 3000 亿立方米的 H_2O 流过三水的家门前，流过昆都山的脚下。雄伟壮观的北江大堤、樵桑联围见证了人类从怕水、恨水、避水到爱水、恋水、惜水的过程；站在昆都山顶，也可见证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重心从高原到海边的过程。江南千万里，似此者还有多少个地方？

一位美籍华人说过：“我吃遍全世界，最好吃的还是三水河鲜！”如今，三水河鲜这一美食也已被列入三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水文化内涵进一步丰富，这梦里水乡不是更美妙了么？

南门街向北

水流花开

文峰西向西，上西河路，沿着西江大堤，溯流而上，不到5公里，到得河口，可以接上车仔路。不这样走，我基本上选择小巷穿行。小巷有美丽的名字，如，文凤街。这个文凤街与文峰路有没有渊源？无从考证。过文凤街是南门街。这可能是老城河口的一条主要街道，以此为主干，有南门横街，有南门西街等等，纵横交错，蜿蜒曲折，有如蛛网一样，曲径通幽。

在这条路上走了快半年，天天一样走过，从夏到秋，从秋到冬，风雨晨昏，日复一日，似乎只有身边穿行的人物宛如戏曲里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样被不断替换，恍然一切都是布景，然而又无从知晓谁是主演，正演绎着怎样的故事。今天突然想，这条路我还将从冬走到春，从春走到夏，没有意外则将很难有波澜，如果这是一曲春秋大戏，那何不来个情节转折？人生的转折我基本上无法掌控，这往来的途径也许可以选择改变。基于这一时的冲动，于是就横插南门街，向北而行，想象这是故事峰回路转的一幕。

进得小巷，街道陡然逼仄，麻条石的街面，灰墙黑瓦的街铺，整体营造出一种古朴的氛围，幽深地延展。

这个情节是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仿佛这是一场穿越剧，所有在场观众都明白了，怎奈何主人公却无法入戏。整体格局如今呈现为一派田园风光的河口，突兀地呈现出古巷森森的景致，我需要一个置换的心理准备，还需要一些背景知识铺垫，一种思古情绪渲染。

门牌上缩瑟着三个字：察院街。今天，认真查询了“察院”的意思，大概是“都察院”的简称，明清时期的官署名，由前代的御史台发展而来，主掌监察、弹劾及建议，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纪委和人大的职能。早已知道，三水从建县至抗战前，河口一直为县治所在地，一度烟柳繁华、商贾兴盛，领一代风骚。但我总以为当年县治是沿江而建，成水陆通衢的格局，现在的江堤内围，近百年历史的旧海关大楼，依然风姿绰约，不难想见当年的华贵雍容，还有那些依然很有年份的街巷等，一切似乎正是明证。然而，向北有2000米之遥，竟然是南门大街，这颠覆了以前对老城河口的整体想象。

再查《三水县志》，其中有一幅民国三水县城图，大致了解到当时三水县城的布局：“前临三江，后枕层峦，左控城隍岭级金帽、七星诸岗，右屏横石岭及将军、

昆都诸峰……四面山水包络，旧志谓之陆海之国，必守之地。”这个描述太散文式，更适合当文学作品欣赏，但据此不难想见，河口的古县城格局和范围分时代而有所不同。我日日走过的南门街，很可能只是明代肇始的格局，不妨称之为明城。然而，这片明城区域，曾经有个奇怪的名字，红城乡。之所以奇怪，是因为在我理解，红尘乡意味深长，红城乡叫人费解。如今，红城被命名为一条街道，连接着车仔路和南门街。

无论如何，我想象不出，这里曾经是怎样的红城，又是怎样的红尘。

今年夏季，因某种功能需要，这里新成立了一个单位。这个单位有个很长很长的名头，还有很丰富的职能内涵。也许因为这些，我有幸被选中，来到了这座红城。天天从南门街而入，不怕拐弯抹角的话，还可以时光倒流，走一趟察院街，仄身某小学旁向西，转入红城路，推开很高大很笨重也很明媚的大铁门，进入高墙大院里的一座只用数字标示的大楼，大楼里有一间悬空的二楼办公室，办公室下面是沉静的湖水。办公室里摆了一张暂属于我的办公桌。这是一张很好看的办公桌。厚实的材质，宽大的朱红桌面，配上一把真皮的大班椅，坐在这里，有时候还真以为，天下大任，舍我其谁。

500年前，这里是谁的天下？

这里生活着一些什么人？他们在干着一些什么营生？伏案之余，我喜欢揣想，但是，我无法想象出来。这不是我所熟悉大地，我所熟悉并深深热爱着的那一亩三分地，早已荒芜，杂草丛生。以我近来的心态，觉得杂草丛生也好，甚至更好。天然的生态，自在地生长，正是自古至今无数仁人梦寐以求的清明天下。

那时的天空是云淡风轻还是风雷激荡？我无法想见。500年，江水流转几多回，太久远。500年风云变幻，南门街，察院街，红城乡，车仔路，原本平常的街道，承载着多少人情冷暖，记录着怎样的沧海桑田？“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嗤笑的正是如此的忧思慨叹。我其实没有慨叹，只是好奇，带着一些别样心绪。查过资料，旧三水城建成于明嘉靖六年（1527年），当时的县城为圆形，城内有县衙、学署、城隍庙等，城周有城墙维护。城墙基底砌石，厚2丈5尺，石基上砌砖，高1丈5尺。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当时的知县主持再砌高3尺，环城一周为675丈。300多年后，民国时期的某个县长心血来潮，将城墙拆除，城基开通为环城马路，城砖用来建成三层楼高的县政府大楼。1938年，日军入侵，县城沦陷，城内建筑物多被焚毁。

想象此时正是明季，年号嘉靖，承平六年。嘉靖皇帝名叫朱厚熜，史称明世宗，是个颇具争

议性的皇帝，有人说他英明神武，也有人说他昏庸无能。青史留名的海瑞和臭名昭著的严嵩都生活在那个时代。海瑞有没有来此断过案子？严嵩有没有来此缉拿乱党？不得而知，但我本能地明白，在那样的时代，走在这样的街头，用广东话讲，要“醒目”才行。这个醒目，不是惹人注意，是要聪明机灵，见机行事，而这正是我最不擅长的道道。可我毕竟来到了红城乡，四周是滚滚红尘，我不能不醒目。走在察院街头，晚风吹拂，柳笛声残，也是晦暗的初冬，一样细雨蒙蒙。没有撑伞，没有引伴，得的不是马蹄声声，而是自行车在青石板上的不和谐碰撞。察院，应该威武声壮吧，但彼时的此处，为何如此沉寂，如此萧索？见不到领带花翎，见不到香车宝马；狼奔豕突的皂隶没有，轻歌曼舞的琴台也没有。只有逼仄的街巷，紧闭的门扉，被低矮的天空笼罩着。是因为嘉靖，还是因为察院？也许只是因为我骑了一辆无法穿越时空的自行车而难以设身处地融情入景。

不在彼时，只在此处。

此处早已萧索。围墙拆了，风水转了，空余一条老街，任凭风吹雨打。

向北而行，察院不再，街市倾圮，几百米就到头了。察院街的长度很好计算，675（丈）

$\times 3.33 + 3.14$ ，也就700米左右。察院街接北门街处，有座四柱三间冲天式结构、花岗岩石砌筑的牌坊跨街矗立，门楣嵌有石碑，上书“仁寿坊”三字。据说，当年两旁侧门上端石碑刻有记事：“万历四十二年甲寅仲春谷旦，广东承宣布政使司……为百岁冠带李开立。”文字提到的李开，正是生于嘉靖年间的本地士绅，淡薄功名，乐善好施，享年九十八岁，经名流推荐，上报藩台批准，建坊以作纪念。除了那些断壁残垣，仁寿坊可能是整个明城遗存下的最久远的古迹，也是最有情意的地标，它为整座明城做了一个温情脉脉的旁注。

穿过仁寿坊，就是北门街。明城的格局实在不大，更谈不上恢宏气度，估计也就是今日一个街道办的规模，甚至还比不上。北门街已经没有什么古建筑，显现的基本上是村落布局。这样反而疏朗开阔得多，也看得见树木花草了，在察院街，是没有这些物事的。可能因为它的逼仄，也可能因为它的肃穆。

还好，察院街有好多狗，而且很温顺。

南门街向北，察院街与北门街路口向西，几百米的路程，也有高墙，也有大院，那里也是一座城池。500年后谁来穿越？

回归电影院

潘慧慈

我是个影迷。做学生，当知青，返城工作，这里的很多记忆都和看电影有关联。念书时候只要闻说有什么新片上映，心就蠢蠢欲动，总想先睹为快才好，乃至创下晚修逃课的纪录；返城以后，自由度增大许多，俨然就是电影院的常客，凡有新片，那是绝对不肯落下的，甚至有时会为了一部心仪的片子，专程跑到广州去。当然喽，除了知青时期是在露天，拉幕布，坐板凳，那时候的看电影，绝对都是在电影院里度过的。

现在想起那些日子，真是很遥远很遥远，因为都发生在青年时代。说近的吧，掰着指头算，差不多也有十年光阴没进过电影院了。

为什么一个昔日的电影狂，眼下和电影变得如此疏离了呢？

实际上，我和电影并没有疏离，疏离了的只是和电影院，证据就是，这许多年来，虽然我没有走进电影院，但是我所看过的电影绝对不少。

如今看电影的渠道，着实是太多太方便了，比如电视，网络，还有碟片，这些都可以让你足不出户，快意地看个够。尤其是碟片，各种类型的影片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只有你想不到要看的，没有你看不到的，连电视，网络看不到的，它也能看到。既然如此端坐家中，随时能大大地满足影迷的需求，我又何乐而不为之？最初，偶尔还会进电影院看部大片，一年中一两次吧，后来几年才一次，之后连一次也没有了，慢慢地和电影院渐行渐远。

我曾和人交流过，发现这是许多爱电影的人和我共有的经历。

其实上述的几种渠道，若只看情节和内容的，无甚大碍，但要和在电影院看电影较真，无论是屏幕或者音效，那种身处现场的感觉，都不可比拟，或曰是无法取代的。最要害的一点使我始终忐忑，除非是正版碟，否则看碟片到底是不太正道的。宣传词里不是常常说严厉打击盗版吗？每每看到有关焚毁盗版碟这方面的报道，心里不免就有罪恶感。

的确啊，应该切身处地为电影业界想想，人家千辛万苦，花了大本钱大力气，好不容易才搞出来部电影，你弄个盗版，不费吹灰之力，轻易地就把熟桃子摘了，到片子正式上映，盗版碟子早已摆满了大街小巷，好多人都懒得花钱到电影院去了。这和文字出版业的抄袭、剽窃性质雷同，怎不让人切齿痛恨？

当然，这不是我的过错，没有人会指责我什么，是搞盗版的人负的法律的责任。但是，当我多次听得社会精英们，公共知识分子们，在义正词严地抨击盗版现象，呼吁回归电影院时，我仍然有仿佛做贼被人捉住了手的感觉。

当贼人在兜售他盗窃来的赃物，你贪图便宜买了他的贼赃。看盗版碟的人也许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可即便是法律对你不予仲裁，然而道德呢，良心呢？（在你还有的前提下）你能一点也不受到触动么？客观上你是助纣为虐，帮了贼人的大忙啊！

倘若观盗版碟者的捧场冷淡，盗版碟生产者的存在空间将会小些，至少不那么猖獗，反之，热衷于盗版碟观众多了，那就……，道理很简单，不讲自明。

以我们小民的草芥微薄，是不能抑止盗版碟的生产和流通的，唯一能做的，是自己自觉地抵制，不买，不看，最低限度也少买，少看。

还有，一年之中，尽可能进几次电影院，这样做，相信不难。

唯一让我稍稍释然的是，亲耳听过好几位名导说自己也看盗版碟片。